



蘇雲卿傳

南昌樓碧李廷貴編

南昌李貞士廉校刊

南昌王遜之增錄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鬚髮鬻寡言咲與張丞相

德遠漫為友吳則漢林下偶談紹興兵火後結菴東

湖力畊垂三十年劉霜月雲卿子實包巾布褐治園

種蔬松植灌注皆有法視他圃獨勝偶談澆園之隙

危坐終日人莫為儔事實夜則織屨堅繼涉遠難敗

人多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偶談一日鬻菜於市有乘

其去舍車而下大呼曰此非吾蘇雲卿耶翁回視乃其故友知不可掩遂寄爲籃於市歸所寓從容久之黜別謂客曰望爲秘之望爲秘之後紫巖復相函金幣移書府帥格之云有故人蘇雲卿久不聞動靜今聞在治下畔築其爲我禮致之事實雲卿管樂派亞也斯人非折簡可格爲我造其廬必致之偶談帥即以書謁潛謀之潛云此必隱君子吾當以禮就見乃元遣人物色之報云有一人久寓灌園衆曰蘇翁無雲卿也二公恐不可見乃更服爲游士造其所策方坐茅簷補布褐進而揖之翁起曰二公何從來耶

曰過客適至此翁曰二公必賢士大夫乃揖坐松語話良久二公曰翁何許人曰廣漢人也一公曰識張德遠否翁曰舊與之識餘三十年不知音二公曰今復拜相矣因泛向張公議量翁歷叙其樂且云一片忠心儘可托但長於識君子短於知小人二公曰今上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翁入室二公隨之室有破竹桌展大字西漢書一冊已而携弊筐出以竹杖擊松花分於盃內注湯以餉客謂之松花湯二公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亦送客承之帥潛二公即以書幣納翁令領書

其二神色不怡事實嗚呼聞隱之有聲似然張魯已眾
蹟已而旌旗填道力請同載以歸翁謝不可曰
適以不知為帥潛遂敢以野服接語乃今知之來日
身當備敵二公不棄強翌日兩司候伺香然遣使至
菴迎候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事實帥潛
復命德遠村凡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
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
山潛水香邈不可尋第力弗早予罪曷鍼其圃今屬
郡人宋自適趙章泉名其室為灌園菴雲卿今編入
中興國史為遺逸第一人但談蒲禧丁卯沙岡徐

郎詔欲建亭曰企蘇永幾以疽病不起又後數年正
堂真公德秀亦欲建亭而復以憂去豈雲卿齋光晦
迹雖神寒骨冷尚不欲姓名彰于後耶事實

題蘇翁事蹟

真西山

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往傾蘇翁高節如子
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向津耦畊各
其適後人未可輕離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跋灌園蘇公事蹟

劉後村

高皇御極張趙竝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一空
蘇羽為當軸故人乃深台晦匿如此方知果由不為美事

雲卿歌

曾斧山

東湖湖面波漫漶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鋤雲明月
曉種菜蔬懶今成畦把茅瀟瀟環四壁此身不願人
間識乾清坤蕩那得知寸心杳渺黃塵隔故人子房
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者卻騶騎故作敲
門問字人黃金百鎰箋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為
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推服故人與我情重我君
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啓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
使者將書三嘆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翩翩鶴馭雲冥
冥空未湖上看行跡向來桐江嚴子陵曾得故人雙

蘇公圃

前人

故人天上有深期一寸丹心事每違驚屐何曾增市
價灌畦長是息心機青青菜甲同誰摘白白湖魚亦
自肥莫笑殘編座滿架明朝又採別山薇

蘇公圃

三英

避地遠尋高士居滿畦芳草意何如別來劔閣千山
月拋却陰符一卷書使節謾回斜日外國花空發暮
春餘別嘗移掉烟波去不羨人間駟馬車

蘇公祠

昆明張謙

西風過豫章久詢名姓空江鄉依依孤渚存遺

點絳脣送夕陽千頃湖光春雨零幾家釣艇晚風
涼淮國新復後民望祠宇幽深永不忘

蕪公祠

雲中李彥

挾携簡冊來西蜀却向東湖事隱淪祠宇數間
清風千載有斯人故交天上心常切高士祠邊
音幣案頭俱不啓竟將蹤跡付沉昏

又

清源凌輝

七尺身軀氣吐虹生來豈是灌園翁也知事業
後不把功名托子公此日松根微有語明朝戶
無蹤幽人一去江湖遠千古令人仰德風

萬事無心史一編相君書幣謾翩然茅廬地暖
茗蔬圃塵清自灌泉西蜀故家塵漠漠東湖遺
千之亭中孺子靈猶在共見人間海與田

雲卿出處

鶴心萬里

齒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君子以為真知知此
問於無為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為真答蓋凡君子
之相與也有往見而不能有求而不應者皆有意存
乎其間未可以尋常意度窺之也大抵會聚講論之
益固可以慰故人之渴心企慕翹想之勤尤足以動
君子之深省慰渴心者一快之外無餘味動深省者

一怪之中有大功吾是以知廣漢蘇翁之不吝張
公者夫愚不能効場屋綴緝語以誇長闕靡請直疏
明問而蘇翁一道其本心國家豈豈數世之仁行乎
江漢之域漢之廣矣是生哲人一心同道合聲應氣求
蓋方布衣時其交情甚相懽也於是天下且紛々矣
刈萋刈楚之餘談王說霸之頃二公於當世事必且
旦暮往來於懷也睽離頃洞一鼎同沸乾旋坤轉昌
運天開德遠奮乎其間以一身珮難危於間闕狼狽
中雲卿方且隱遯流離灌園織屨於我東湖烟柳間
蓋天下事非我為即彼為子之心如是而已書幣

千里之遠來帥漕野服之汪顧胡為乎來我德遠非
以榮雲卿非以要譽鄉黨也必且有意矣自他人觀
之孰不曰感久要之誼盡莫逆之誠愔然一出縱不
能陳力就列共濟艱難豈不能忠告善道裨補缺遺
如此而後見其忠於朋友也而乃飄然遠舉無迹可
尋向微隔宿之數語雖欲窺其聲光而不可得翁豈
真絕德遠哉此時此意有非衆人之所可測識者我
知之矣東南半壁扶持收拾之正難而一國之間又
有公私邪正之兩立張公平生議論氣吞河洛視天
下事若不足為跡其以翁一節槩可想見翁不變德

遂見己苟有愛之之心則將遂其快心耶抑將動其
悟心耶意天下事不可以快心為也又矣吾又出而
遂其快心焉可乎不可也故莫若石陶然不應以動其
深省焉是則翁之本心也書幣之致意甚動而魚腹
之在案自如企慕翹想之至深而鴻飛之冥之愈遠
德遠此心為何如哉二三十年論交之所期與吾平
日之所志今日之所行宜自深思遠省致其体察之
功矣推几之間感悟啓發後來作歲之魏公非前日
遺書之魏公也雲卿豈不大有功於德遠哉執事謂
翁不一出豈不以招致不出於先光之意或料其不

依依于今幸遇親風使重訂新約

沈麟

道跡東湖結古廬錫雲常日藝嘉慶通宵無夢為生
業求志終身樂隱居萬頃波光連野迳千尋
階除清風高節美青史百世令人羨有餘

前人

二客當年步綠苔先生聊與共徘徊松間
惟門不遂族夫道來書幣樂曾
誰問石亭故跡今重
九坡

四明陳重

字知今古士高誼
眼由稱豪傑為知己
聖明最難得
無處不勝
胸言論吐珠
珠珠
卷德安時
遇朝光與世
逢
耕者宜並列
釣漁可同時
春雨沁華國
秋風撼竹扉
海魚珠連意
海鳥共忘機
空通所餘
餘無相將
味魯芥
書心應有托
獨行豈無依
義匪輕金幣
身還重
可平
三人真絕俗
君子貴知幾
廣漢家何在
東湖客又非
落花春寂寂
斜日草菲菲
俯仰懷前哲
憂心
何
兩
飢

姑蘇陳荷

白板双扉托此身
滿腔春意自甘貧
神交高士千年
友遺逸中興第一人
書幣能來丞相辟
事機難向即
潛陳不知今日東湖水
照見風花幾度新

粵南林光

潦倒烟霞得此身
一瓢吾敢怨吾貧
須又携東筥青藜
玉来吊南昌賣屨人
畦菜春深交非羽
翠藕花香暖散
角凍藏書果解酬
知己青草玉孫水
冰度新

萍江黃韶

江西金事

公是南州去後身
移居湖上樂須分
只祗知在野無遺
逸誰羨當朝有故人
草屨試穿且去心
涉菜羹細煮或
前陳可憐書幣來
求晚相几徒勞悔
悟新

泰和李樞南

同知

故人天上来書幣解先生織履心一日東湖蹤跡
遠千年南宋姓名香荒園菜茨渾無主滿地松花不
注湯泉是晚祠客吊古凄涼草樹照滄浪

題蘇雲卿祠

康王南渡宋復興趙張並相圖治平林壑肥遯來兮
砥紛紛拔茅同彙征雲卿隱居灌園秉軸張公善
知已薦賢為國非得已辟書到門徵不起我思雲卿
翁非與流俗同其身之潔清若光武之子陵阜崖之
博霖今名垂不窮非軒冕之光榮功業之有成殆與
穹壤同始終南州孺子留高風用後並美湖西東嶽
麟鳳凰不世出龍泉太阿藏劍野晴空真壽飛鴻
又若矯雲間龍孔明一出草廬中三分事定成奇
功翁後不起鋤晚菘故人之望徒仲魏公盡忠孝

書忠恢復中原望愈隆一師濟問答皆情東茲事欲了
當何從雲卿自任必在公時乎不可為宋祚應將預
寫復不起名節崇海濤終覆崖山網

諫襄以史職被命脩宋書得編攷史傳至遺逸知
蘇雲卿之始末因撫卷歎曰士負所學不能乘時
以成濟世之功而養高抗節以邀其迹使世之聲
名勢利之赫者不可奪其可尚也夫雲卿為張
魏公德遠故人張既貴雲卿遜跡豫章之東湖三
十年魏公欲志共濟當今乃移書帥漕親往招之
雲卿竟邀去觀其去旨是果於忘世求其問答之須

蘇公祠

仁和夏時正大理寺卿

親讐不共天虜點事難憑殺忠以議和權姦余所懲
河鼎嗟淪胥善城死無所京洛蕩腥風西湖載歌舞
孤子可余隣東湖可余家行為荷篠徒且種東門瓜
嗟彼鴻冥冥孤飛颺千里千里去不極色舉翔而止
魏公蚤聞道夙秉忠孝心血誠誓雪耻填海志彌深
同心利斷金致理在得士不鑿字網心空憐岳飛死
茲為書遠來終感意網網樹根話未了且迴使若轉
重媿飲牛人臨流那洗海外更九州疇其繫吾履
嘉樹自森森嘉蔬死青青明日使君來惟有虛堂扃

蓋又有意當世也魏公果知雲卿之賢以成共濟
之志必親往焉必聞之朝而聘焉而托之帥漕是
求士尚友之心未盡也雲卿知時終不可為而不
出必隱其名諱其事而無一語以及公今乃諱諱
道公之為人與世之急務是雲卿隱居求道之志
尤甚切也使雲卿學問不充必無以繫公之懷德
不優必無高抗之節學充德優而不出以濟世安
民雲卿之心果何若哉古之君臣道同志合故能
成治嘗時流澤天下以自南渡以來豪傑並出為
用如張韓劉岳乃若蕭馬者高宗感於推奸志方

行而或阻功垂成而見廢此其時終不可為矣雲
卿知時終不可為而不可為行也意是公與雲卿各
行其志而已公既得志行道之時不可為而扶危
持顛之心自不容已雲卿雖不出而其言諄諄及
當時此子陵傳書又所不遠其諸葛孔明之傳歟
使得昭烈遇之如水與魚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之節不在雲卿歟不在雲卿歟予使安南過雲卿
故廬獲拜遺像而高其風其賦為詩以歌之復以
昔所論者著之于篇以見雲卿之心如此非無用
之學欺世盜名者比仰見所以尚其高而必高

其所以為高也

天順元年六月朔日

賜進士及第上議大夫尚書司諫兼翰林院侍講全
城黃錄

蘇公祠記

豫章胡儼撰

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行義以達其道者
乃其本心也然時命不偶道不可行材不能展勢不
可為功不能立其有見於此者於是遊跡山林栖泉
石而友麋鹿隱約以終其身者豈其本心哉余觀歷
代史策有獨行有逸民有隱逸有一行等傳當時史
官亦何取焉豈不以其負才能修節義道雖未弘志
不可奪縱無濟世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
之志息貪競之風其視苟得之徒俛首低徊孰若無
愧于心放身而自得此儒先君子有取於廣漢蘇公

者良有以夫公字雲卿與張丞相德遠為友宋南渡
德遠貴顯榮鄉乃遜跡豫章結庵于東湖之小洲種
蔬織屨為業悉三十年其離群獨居泯其形跡蓋有
慕徐孺子之風于千載之上而神交於幽明之間者
乎後德遠復相函金幣移書府帥招之云有故人蘇
雲卿聞在治下耕築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為
我造其廬必禮致之帥即與漕謀乃更服為游士造
其所雲卿曰二公必賢士大夫乃揖坐松根與之語
因泛問德遠識量雲卿應應叙其槩且云一片忠心
儘可托但長於識君子短於知小人時故宮黍離德

遠志在恢復二公曰今上起張公欲了此事雲卿曰
此事恐他未了得二公徐拱立出書幣雲卿遂神色
不怡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已者二公請同載
以歸雲卿謝不可曰來日專當請教二公退翌日遣
使至庵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遜也帥漕復命德
遠德遠拊几長嘆而已中興國史以雲卿為遺逸第
一人豈徒然也哉由此而言雲卿蓋有識者豈非顏
闔之徒歟昔人謂徐孺子乃東湖之孔明余亦謂蘇
雲卿為東湖之孺子易稱遺世無聞詩詠考槃之歌
雲卿之謂乎彼抗奮不顧累於忘世者不可同年而

語矣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巡按西江嘗閱郡志見雲卿之事喜曰是可以表世風俗乃告藩憲帥聞設公謀立祠于湖洲之故址於定邑中尚禮之士伍伯遜秦本武李復初秦文伯萬邦奇徐尚文魏友良葉原中葉原永九人者聞義而興各以其貲市材募工始事於正統壬戌夏五月告成於是秋七月八窓虛明中為肖像煥然翼然于湖雲煙水之間遠近瞻望莫不起敬仲益之景行先賢可謂發潛德之幽光而雲卿之清風高致則亦與孺子之垂諸後世者同一不朽云

蘇公祠堂告成祝文

前人

惟公蘊經濟之才乃管樂之流亞在當時人或未知也故人張公則知之矣然時命不偶志不得展才不施施懷道不試非其本心也觀其逆料當時之語可矣及書幣之招終不肯起隱約以終其身可謂有節者蓋與徐高士之風節異世而同符者歟謙等官游茲土詢訪先賢得公故址於東湖雲水之間相與立祠以昭潛德尚圖悠久以傳以以來教誨事其祠表微誠尚享

蘇園東湖上人家尚種蔬
織屨生涯拙誅菰野運
把麈泉飛遠洗畦畫不
野鷗寧同處冥鴻豈可
拘先生當宗季肥遯計
何如

蘇園

范烜國子學錄

抱甕是生涯東湖偶寄家
殘書留竹几柱杖落松花
南國清風在西山白日斜
百花洲上路瞻望每興嗟

蘇園春疏

胡儼國子祭酒

湖上蘓公圃青春兩餘何
須抱甕灌自可帶經鋤
爾客生涯是故人音問
疎知何似蓬萊今日有
朱車

眼青芒鞋却踏京華路
太史驚誇說客星先生
得事掉頭去并此湖光
不回顧棄夫孀婦截髮
鬢亦不若大閨中女

雲卿

蕭水崖

洪崖仙人舊隱處繞舍
畦蔬藤一枝君房白致
台鼎位伯休羞為光女
知鴻飛千里避七繳魚
潛九淵驚釣絲歎寧優
劣金在地世上貴賈桐
江祠

灌園菴

宋壺山

男兒於世豈忘情局外
觀棊服正明論說百年
猶未定當時出處可容
輕

新畦荒隴是耶非
小結茅茨掩竹扉
想像卻金深遜
意豆花松葉亦北輝

雲卿隱處

陳白堂

書幣何因識灌園
寺閑夜度北山雲
明朝難覓蘇仙
鶴鄰舍空餘孺子墳
不世大功閑氣數
故人尚詛足
知聞看來只是談
恢復已隱無堪佐
萬分

又

劉須溪

艸廬元自不求聞
誰訪翁之賣菜園
猶有漢書塵壁
下斜風細雨暗祠門

又

僧壽秋岩

不是長沮桀溺傳
東湖寄跡自優游
圃蔬種得一生
足雲水閑來百念休
清節高風同孺子
物情機事付
沙鷗我來亭下空
懷想野草幽花春復秋

又

三山孫欽

故人契闊幾春秋
獨寓東湖得自由
業屨但求衣食
足灌園不為子孫謀
一編漢史開時讀
滿徑松筠雨
後收謝却來書
何處去青山依舊水悠悠

又

雲間張政

共說先生管樂流
遠從西蜀到南州
迹名未許時人

識尚友真為孺子傳朝出賣蔬惟自給暮歸相屨復
何求故人書幣來卯屋明日還思在案頭

又

雲間倪傑漢軍

織屨鋤園胡水陰故人天上謬勞心比倫管樂言非
派托跡松筠歲已深事業雖無昭往古風酸直是振
來今當年書幣何曾啓一去遐蹤杳莫尋

又

天台陳璣江魚事

軒軒管樂傳高竚東湖澳抱甕灌畦蔬滿眼浮新綠
二客忽相過松栢話情曲移時書幣將光輝被卯屋
雖有百尺絲難弋翔雲鶴至今烟水間令人仰遺蹟

又

此陵吳潤

蘇翁灌園將年深種柳環堤長綠陰遁跡固辭朝音
聘鶴光應避市塵侵川雲不定安危計湖鳥先知去
住心俯仰令人興感歎避蹤一夫杳難尋

上虞張居傑

遁跡幽棲三十春徐亭翼翼實為隣芳書久已辭西
蜀却帶寸身見故人花落鳥啼餘舊圃山澗水香絕
芳塵鼎新遺像崇名節重白東山識隱翁

又

錢維夏

度漢西來歲月深灌園無事自甘心一從曾道無言

夢水香山長無處尋

又

前人

甘貧食力豈無人慕美為獨見君三百餘年典曠
典新初復著綉衣勤

又

松田劉質 五言

遁世深懷孺子賢東湖隱居巴多年方今柱史新遺
像清節高風喜共傳

又

王仲序 兵部事

宗室南遷事已非先生遠與世相遠徒勞賢相城書
至竟使冥鴻遶緜飛湖

能自安未必能為故人地也信斯言也是翁有求於
之心也灌園得蔬業後得錢一身之外亦又何求未
可以足窺之也翁始終一心愛德遠耳執事又謂縱
我不往猶能書以相規抑不知翁而以書則愛助之
意止於一書而止耳楷生毛穎輩安能盡人心事况
天下萬事可為德遠助者何限而取足於一書之間
尤不可也故泊然淡既不得見又無所言則魏公之
思曷其有極耶竊料公於此時退食而靜思天下事
必惟恐有一之不及入堂而圖惟天下事必唯恐有
一之過舉常而曰故人何為而棄我也無一日

不見蘇翁且無一時而不見蘇翁也豈必盍簪於翹
材之館開口於東閣之私而後為愛吾故人耶吾是
以不取於石溫二千也嵩邱灑敷之間南涯北涯之
下儻不苟於一出則企慕翹想之勤儘足以動烏公
之深省而河陽之政必有可觀者奈何其不慮此也
故歐公惜無可稱而昌黎先生於送行之時已慮之
矣古之君子愛是人也則深憂其無成非必遂其快
心而已也若翁者可進於古君子矣雖然翁非求人
知者也淳于亮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
也翁其後名實者歟彼且後名實者矣世俗之見不

是以涯淡之也故嘗因是而謂蘇翁退藏本非求名
君子用心往之難識張公召之也求為已助耳豈固
以是表暴其美哉翁之不應也深悟張公耳豈固為
是矯激之行哉或者不察遽以隱逸目之且將議其
出處之是非論其才畧之可否甚矣翁之不幸也噫
不有張公之招至今不知有翁矣翁不憾也雖有強
公之招而其遺蹤故跡且將與敗荷衰柳相忘於百
步間矣初未嘗一掛諸公齒頰翁尚未病也屋而祠
之樓之而拜之操管書箴者斯之然評之翁病善美
而為翁一白之以解世之憤者孰事亦必重為之

一概也

右此篇乃寶祐丁巳廬陵三槐城分教洪泮時
堂試魁策也識見超邁筆力老蒼真能發蘇翁
之心於百年之上者不可以課試程文目之也

南昌

黎彥常

李瑛

張俊

捐貲錢梓

李衡

徐璿

丘讓

永樂甲辰正月上泮



